

十月文藝叢書

趙發的故事

王 偉 著



知識書店印行

821
1090

書叢藝文月十

趙發的故事

著 煒 王



行印店書識和

趙發的故事

有 版 權

印	發	編	著
刷	出	輯	
者	行	者	
	者	錄	

知	天	十	王
識	津	月	
印	羅	文	
刷	斯	藝	
廠	福	編	
	路	委	
		會	煒

1950-10【1】

【83】1-3000 (82-52) 2.20

「十月文藝叢書」凡例

- 一、「十月文藝叢書」在一九四九年十月開始工作，即以「十月」命名。
- 二、「十月文藝叢書」選刊各種形式的人民文藝底創作與翻譯，以著譯人爲單位。
- 三、「十月文藝叢書」原則上規定每月出一本，但也許一月數本，或數月一本。有值得出的東西，又有出版能力，多出幾本；沒有值得出的東西，或出版能力有限，就少出幾本。
- 四、「十月文藝叢書」每本約五萬到十五萬字。
- 五、除歡迎文藝工作者底著譯外，我們也歡迎工農兵大眾的創作。
- 六、「十月文藝叢書」的公會對來稿有修改權，如不願別人修改，務請在稿端註明。退稿須附足郵票。

七、寄稿處和通訊處：天津羅斯福路知識書店轉。

目 錄

趙發的故事	一
礦工李麻子	九
翻過來	二二
出發以前	三一
後 記	二七

趙發的故事

我在農民趙發家裏住了不久，就非常奇怪這件事情了。

一般年青結實的小伙子，不都是像人們所常說的，「整天吊在女人肚子上」的嗎？趙發的女人也並不是一個難看的老太婆呀，爲什麼趙發却整天吊在他那頭小黑驢的尾巴上呢？

他每天早上起來，臉也顧不得洗，就先去打一桶澄清的泉水，來飲小黑驢。他摸着牠的脊背、頸子、頭，並且吹起了那樣動人的口哨。在他那厚厚的嘴唇裏，我再想不到會有這樣輕快的小河流瀉出來。

小黑驢顯然很適意，常常把頭舉起來望一下，好像看看人世是否還有人像牠那樣幸福一樣。牠不時地把一條前腿或者後腿，輕輕地彎起來磕碰着地面。

傍晚，當村上的炊烟漸漸消失在夜色裏的時候，趙發便和小黑驢一路從地裏回來了。他不顧一天的疲勞，先去打水、鋤草，安排小黑驢的晚餐。草顏色是那樣的鮮艷，人看見他也要眼饞。噴出來的一種奇妙的芳香，讓你是怎樣講體面的人，也不得不大吮其口水，妒羨着小黑驢居然有這樣的享受！

他三天兩頭給小黑驢洗刷。他細細地刷着牠的頸子、脊樑、兩肋、肚子、腿彎、大腿和小腿，還用他粗大的手掌擦起清水來，把蹄腿上的泥污洗得乾乾淨淨。甚至把四隻蹄子洗得像扣下的四個烏磁碗一樣發亮。

他的耐心和仔細可真使我吃驚！我看過丫頭侍奉太太，太太侍奉老爺，都比不上趙發洗刷驢子的那樣認真。要是那些躺在澡塘裏讓人家捏腳，或者坐在大理髮店裏被電燙和火燙的先生老爺們，看見了趙發是怎樣洗刷他的驢子時，他們一定會感到深深的悔恨，搖頭嘆息着他們真正化了冤錢。如果能，他們一定會扭着捏腳的和理髮匠的耳朵，來看看趙發是怎樣洗刷驢子的！

農民愛惜自己的牲口，本來是平常的事情，可是像趙發這樣的，我却感到少有而大為驚奇了。懷着這驚奇，一天下午我和隔牆的王老大坐在炕上閒聊起來。

「嘿！嘿！嘿……」聽我說完了這驚奇以後，老頭子居然笑得打起噎來了。我竟然被他笑得有些忸怩起來。

老頭子當不噎以後，又把旱烟嘴啣在口裏，像他吐出來的烟氣一樣，不緊不忙地來答覆我的問題。

「提起趙發和驢子，那可真是有些笑話呢？嘿！嘿……」老頭子又幾乎笑的噎起來。

這時我才意會到老頭子並不是笑我的；可是有什麼笑話呢？我的精神凝聚起來了，直望着老頭

子，想叫他快些講。

「趙發」，老頭子半含着烟嘴說：「當他爹還活著的時候，光景可不像現在這樣好，那時候租種人家七八畝地，一天奔跑跑，忙的昏頭轉向，也不過是稀稠白粥不斷頓，將就着餓不死罷了。後來爺倆死做活做，總算積蓄了幾個錢，買了一頭驢——不像現在他餓的這樣黑，也沒有這個口嫩。——又給趙發娶了一房媳婦，自己雖然還有一塊地，光景總算能喘一口氣了。」

「偏偏事情不湊巧，正是他娶媳婦的這一年，手裏化的空落落的，却遭了年景了，打的糧食沒有撒到地裏的種子多。租子那樣大，又多添了一口吃的，窮人家就是三分、五分行息，又有誰肯欠給你呢？那時候，只要誰手裏有幾個錢，或者一把糧食，頃刻人們就會像一窩蜂一樣圍着你，房子、土地、家具什物，隨便你揀，那時候一個銅錢可以當一個元寶用。要揀便宜有的是，人們是只求胡弄着眼下餓不死就算了，誰還鑽頭管屁股呢？」

「你想想，別人有房產傢俱可賣，趙發家有什麼東西可賣呢？趙發他爹只好捨着老臉到外邊去，左央告右哀求，可是一點辦法也想不出來；東家又雷火風聲地催討租子。你想想，一個窮人空着兩手，會向那裏一下子抓來兩把金子嗎？一則年老了，二則心裏着急，吃食又頂壞，趙發他爹得病幾天就死了。」

「在他娶兒媳的時候，還嘆息着自己的老伴生兒養女的一場，沒臨到兒媳喊聲娘就下世了，很是

心裏不好受一陣；誰知道說着說着他也瞪眼了！」

老頭子的旱烟袋漸漸吸不出什麼烟氣來，臉色也不覺得有些陰沉，完全不像說笑話的神情，顯然他沉緬於古老的災難的回憶裏去了。

這時候窗子上多少抹上了些黃昏的暗影，一陣山風從簷前吹過，破爛的窗紙顫聲地哭泣起來。雖然是早春的天氣，襲進來的寒風，竟使這個老頭子不由地向炕當中的火盆偎近了一些。他順便磕出烟鍋內的死灰，重新裝起了一鍋烟，点上個火星吸起來。

「後來大夥看着趙發這孩子怪可憐的，他爹活着的時候，人行還不錯，就你一言，我一語，央告着他東家把租子作成利錢，一隻驢子也作給他，算是換了一付薄板。大夥招呼着，七頂對八湊搭，總算胡弄着他爹埋了。」

一個受難的同伴的死顯然震顫了老人的心靈，他的聲音是那樣低沉地蕩漾在這幽暗的屋子裏。

「哼！」他突然憤慨地吐出了一口濃烟，細小的眼睛閃出憎惡的尖銳的光芒。「那時候趙發的東家才日鬼呢！當起初東說西說總是不認頭。租子也不作利錢，毛驢也不要，只是喊着自己倒霉，碰到這樣的佃戶。後來人們都說，再不答應就叫趙發那孩子來給你磕頭了，這才咳嗽嘆氣地應允了，一切都照着他說的去辦，糧價任漲不任落，亮生生的一頭毛驢只換給一付薄板，（薄的透明，一指頭就可搗透的。）要他添一碗糧食就不行。他嘴裏還嚷着：『這年頭人家都賣活的呢！（當時有賣女人孩

子的)我這個傻子却買了一個活的進來，我那有那麼多草料糟塌呀。」

「事後他可賣人情去了，用手巾把兩眼擦紅，口口聲聲地說：『老三（趙發他爹排行老三）一輩子忠厚可靠，彼此從來沒有過言差語錯，面紅耳熱，現在死了真可惜，再向那裏去找這樣實厚的老好人呢！』又向趙發說：『念起你爹的老情面，地還讓你租著，不過要像你爹一樣務正，不要叫地拋了荒……』他當時說的很有些人感動得流淚呢，其實黃鼬給雞拜年，他會按什麼好心腸呢！」

老頭子大大地吸著烟，大口地吐出來，好像要把這憤慨一下吐出來的一樣。

「過了三天，毛驢就被東家牽去了，就在這夜裏，趙發闔下了頭一個笑話。」我看見老頭子的臉上漾出了笑紋。

「那時我家裏也餵著一隻毛驢，驢圈和趙發的隔牆對肚。等半夜驢子叫著添草的時候，他大概睡得模模糊糊的當作他家的驢叫了，連三趕四地跑去添草；我在隔牆聽見他把驢槽拌的叮叮噹噹的亂響，當下我心裏懷疑著這才日鬼呢！怎麼他也拌起驢槽來了！及至第二天早晨，不知道那個冒失鬼跑到他家裏幹什麼去，看見一槽新草，問起這事情來，哈，頃刻這小山莊上就像起了一陣風，沒有一個人不笑趙發作夢餵驢了。以後這裏的人們講說一件事情沒希望時，總愛說：『趙發餵驢——作夢！』嘿……」老頭子笑著咳嗽起來。

這時我心裏却格外陰沉，但也勉強陪他苦笑了一下。

「接着」他吐了一口痰到地上，「他又鬧了一個笑話。就是這天早晨，他照舊打一桶水來，放在昨天飲驢子的地方。等他媳婦去桶裏舀水時，他死也不讓舀，問他什麼原因，他也不講，反正不讓動，水也不讓動，桶也不讓動。」

後來他媳婦想法把他支使出去，才把水添到鍋裏，哈，他回來一看就火拉，綽起一根劈柴棒子，不問三七二十一就打，等四隣聽到他媳婦哭叫起來，跑去看時，他簡直像一個牛發了瘋一樣，一個勁地向他媳婦衝，幾個小伙子才把他拉住了。問他爲什麼生這樣大的氣他不理，只是吼叫着：「你以後再敢動那一桶水，我打死你！」

「以後，第二天他那樣作，第三天他還那樣作，只有他可以把那桶水倒進水甕裏，他媳婦再也不敢去沾染是非了。」

「有一天早晨，他媳婦突然看見他很入神地站在桶旁邊，一面吹着他過去飲驢時所常吹的口哨，一面把手掌向下前後地划了又划，輕輕地像撫摸什麼東西一樣。她突然想起他大概是在那飲驢吧？哈，她想起那天他爲什麼打她了，一陣心酸，她放聲大哭起來。」

「人們又以爲他們兩口子打架了，及至跑去看，趙發只是站在水桶旁邊發呆地看着她，她却哭的比那天挨打還要痛，幾個媳婦好容易才把她勸住了。」

「等後來人們把這件事弄明白了，有些刻薄人就又編出了一個調侃：（即歇後語——作者）「趙

發飲驢——假的。」另外，還有說，「趙發打真老婆，——飲假驢」的。也有說「趙發打水——沒驢可飲」的。趙發沒有辦法，只好任大家編排！」

他嘆息了一聲，又苦笑了一下說：「不知道是趙發故意鬧笑話呢？還是人家故意編排他的笑話？編了第二個，第三個又出來。」

「你剛才說他現在刷驢的那個刷子，還是他爹買驢時買的呢，後來驢被東家牽走了，有些莊戶人都想買他這個鐵刷子——那是一把很好的驢刷，齒不太稠也不太稀——打算佔他點小便宜。真是，人倒霉了，是個長嘴的東西都想咬你一口呢！」

「偏偏遇見趙發這個固執板，任憑日頭從西邊出來他也不賣，借也不借，板上釘，死無挪移。」

「後來有一個綽號『小鐵揪』的，一輩子好佔小便宜的傢伙，他偏偏想要，左哄嚙右挖苦，千方百計想把那驢刷弄到手。後來趙發實在忍不住了說：『不賣，我將來還打算刷驢呢！』哈，『小鐵揪』可握着趙發的話把子了，到處去宣揚他，嘲笑他，說着：『趙發那把驢刷子，你們知道他爲什麼不賣嗎？那傢伙還想買驢呢！他老子死時欠下的虧空，已經把他弄得像刺蝟跌在棉花窩裏，越滾越大了，還想買驢，這才真是趙發餓驢——作夢呢！』『小鐵揪』一面說一面比劃着，聽的人便都哈哈大笑起來。『小鐵揪』越發得意了，便有一說十，加油加醋地到處去說，笑的全村子的人都肚痛，後來一直弄得誰見了趙發都禁不住要笑起來。」

「不久，人們就又排編出調侃來了：『趙發不賣驢刷——等着那一天』。以後，巡警罵莊戶人家不給他錢，男人罵老婆不由他意作弄，老子罵兒子不肯聽話……都說：『趙發不賣驢刷，你等着那一天吧！』可是莊戶人家反過來罵巡警，老婆反過來罵丈夫，兒子反過來罵老子，……也都說：『趙發不賣驢刷，總叫你等着那一天！』」

「現在不是等着那一天了嗎？」我突然插進了一句笑了。

「對啊」，老頭子也笑起來了，「自從八路軍來到這裏，成立了晉察冀邊區，世道是大不相同了，實行了合理負擔，減租減息，老百姓的生活改善了，趙發對生產又積極，現在已經當進了七八畝地，並且還買了那頭小黑驢，犁地、種地、駝東西——趙發過去全得自己作的，現在有這頭毛驢替他做了，你想想，這頭小黑驢不叫他做牲口了，他怎麼不發瘋地親那頭小黑驢呢！」

老頭子狡猾地微笑着望了我一眼，便下炕去拿幾塊乾柴在火盆裏燒起來。昏黑的屋子突然被照亮了，所有屋子裏的桌子、椅子、鐵鍋、盆罐……似乎都隨着紅色的火焰，一齊歡笑跳躍起來。

一九四二年寫於滹沱河畔。

礦工李麻子

一九三八年秋天。

一個陰沉的黑夜裏，快到鷄叫的時候，平定一個游擊區區公所裏的人，都被突然響起來的拍門聲驚醒了。

他們慌忙披起衣服，趕緊把重要的文件掩藏起來，每個人都順手抓一件東西作武器，區長也把手槍壓上了一條子彈，雖然大家都沒有說明要有什麼事情發生，可是，誰都覺得一定是敵人來包圍了。

打門的聲音，越來越緊，簡直不是用手在拍，聽着倒像用腳踢和肩膀抗了。

「是禍不是禍，是禍躲不過！」區長心裏一狠，用一種從來沒有過的勇氣，怒冲冲地向東屋喊着：

「李占元，去把大門開開！」

他把那盞帶罩的桌燈，放在正當門的方桌上，讓燈光從閃開着的門口，直射在院子裏，然後用右肩抵住西窗戶台，透過窗紙的破洞，直視着非常淒涼的暗黃的院子，手握住鎗像火一般的熾熱，破裂

的窗紙，被他緊張的呼吸吹的颼颼地顫抖起來，就要有一個什麼樣的場面出現呵！他像已經聽到駁殼鎗清脆震耳的響聲了……

大門開了。

「就你一個人麼？——你先不要進去，等我先……呃，呃，看你這個人，呃，……」似乎李占元攔不住叫門的那個人。

一路沉重的腳步聲響過來了。一個似乎很熟悉的高大的身影，在院裏的燈光裏出現了，當區長從窗下轉過身來看時，那個高大的漢子已經走進門口裏邊，借着逼近的燈光，他清晰地看出這人滿臉的大麻子，他一下子想起來了。

「是你呵，李麻子！你可叫人嚇壞了。」區長輕輕的喘了一口氣，把駁殼鎗的保險一關，放在右腿上，然後纔問道：

「你半夜三更跑來做甚？你當僞軍了，聽說在易護車站？」

李麻子一句話也沒講，滿頭的汗珠子蒸騰着熱氣，非常急忙地把右肩上的麻袋向桌子上一擡，提着麻袋下面的兩角，向桌子上一倒，區長和所有跟進來的人，臉色都一下子變白了。

漆得閃光的桌面上滾動着血淋淋的六隻手！

「啊！這是怎麼回事，李麻子？」

人們的眼光，都隨着區長這聲驚叫，緊緊地盯着李麻子的臉。

李麻子把麻袋順手丟在地下，像一下子被鎗彈打中了一樣，「拍」的倒在方桌東邊的椅子上，大顆的淚珠，順着他瘦小而剛強的麻臉滾下來了……

在異常沉寂和緊迫的空氣裏，他低沉地講出了這六隻血手的來歷。

李麻子是正太路易讓車站北面一個小莊上的人。抗戰前就在陽泉煤礦裏作工。自從敵人佔據保礦以後，工友們不願意給敵人做牛馬，都慢慢散去了。李麻子也是今年夏天纔回家的。

他家只有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娘，頭髮都銀絲一樣白了；另外，就是他女人死後丟下的那個五歲的小孩子。

他窮的只有那一所破房子。過去家裏全靠他做工來養活；現在他回家了，就格外顯得困難，每天吃飯的時候，他娘都先饒着孩子吃。李麻子看看鍋裏飯不多了，就半空着肚子把碗放下來，把鍋裏的飯留給娘吃。他娘却偏要再給他盛上一碗，不吃，老人家就要生氣，吃呢，比吞刀還難過！

「李麻子，一定要找個活幹幹呀！不能眼看着一家人忍飢挨餓。」他不止一次地這樣對自己說着。

一天，他到他舅舅家莊子上去找活。

湊巧，這一天易讓的敵人，到他村子裏來騷擾，他娘沒有跑得及，被兩個敵人強姦了。五歲的小

孩子，因為拉着他奶奶不放手，被敵人用刺刀扎死在一旁，一攤殷紅的血泊，浸着這可憐的小屍首，亂蜂似的蒼蠅在上面飛着。

當老婆婆清醒過來以後，望着慘死的小孫子嚎啕大哭了：「我活着有什麼意思呢？還有臉再見自己的兒子麼？……」她掙扎起來，搭一條繩子在樑上上吊自盡了。

當他回來的時候，人們剛把她取下來，烏紫的舌頭還伸在口外，兩行血淚在枯老的臉上閃光，兩隻暴翻起來的眼睛，含着多少悲哀和仇恨呵！

李麻子回來的時候一看，還沒有來得及去看死去的孩子，就暈過去了。

當他埋葬了娘和孩子以後，他覺得這所小屋子再不如從前一樣可愛了，天氣正熱着呢，他總覺得這屋子很陰冷，兩個紅色的慘慘的血屍，像常在他眼前浮盪。當他在夜裏醒來，像過去的習慣一樣，和娘談談天，好叫在夜裏睡不着的娘不太寂寞，可是他說了幾句，還沒人答應，他忽然想起來了：

「娘被敵人害死了呵！還有小孩子……」

於是，這個沒有被長久的非人的礦工生活，壓倒的倔強漢子，在這黑暗而沉悶的深夜裏，像一隻受傷的山狼，在大風雪的夜裏，慘傷的嗥叫一般淒楚地嗚咽起來了……

第二天早晨，他的兩隻紅腫起來的眼睛，連着這所小屋一下都沒有，就向易讓車站奔去了。

「李麻子，一定要報仇呵！」他一路都這樣自己告訴自己。